

清儒學案 (九)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九)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儒學案/(清)徐世昌主纂.—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11
ISBN 7-80198-589-3

I.清... II.徐... III.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九冊 Qingruxuean

主 纂:徐世昌

責任編輯:蔡虹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cnipr.com>
電 話:010-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850mm×1168mm 1/16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684 千字

郵 編:100088
郵 箱:caihongbj@163.com
傳 真:010-82000860-8129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23.75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定 價: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者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穰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夔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槩“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羅山學案

自唐確慎提倡理學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尤爲切實以醇儒爲名將一時部曲多出講學生徒事功雖未竟意量足與姚江相抗其論治軍本諸性道義理不尙權謀仁者之勇斯其異於兵家言歟述羅山學案

羅先生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湘鄉人所居曰羅山因以自號幼穎悟十歲能文家世貧甚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貲自給於是喪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門庭多故先生益自刻厲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恥無術以濟天下年三十三乃補縣學生逾四十始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一

補廩生成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二年粵匪攻長沙縣令召先生練鄉勇曾文正公督治團練遂以其徒屬焉擊平衡山桂東土寇江西省城被圍檄使赴援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至則解南昌圍破安福賊歸從曾公東征七戰而平岳州復三縣克武昌漢陽大捷於田家鎮收黃梅廣濟進攻九江規湖口又復弋陽廣信義寧等州縣所向皆捷武昌再陷先生以書抵曾公具論吳楚形勢以爲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圍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曾公聽其言乃疏請以先生回援武昌遂略定通城崇陽蒲圻咸寧而達武昌與巡撫胡文忠公提督楊岳斌會師攻戰歷五月剷除賊壘殆盡六年三月二日以霧中追賊至城下右額中礮子傷創甚越三日病不能起索紙筆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臨卒握胡文忠公手曰武漢未克

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

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五十先生以諸生立功累官至

宣紹台道既卒於軍朝旨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先生之學

推尋濂洛關閩之緒嗜口焦思大暢厥旨以爲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廟辱莫大焉懷降衷之大

原思主靜以研幾故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

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

故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

陰陽之實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故有讀孟子劄

記二卷周易附說一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又著有

養氣說不傳於世參會國藩撰神道碑銘李元度撰別傳年譜

周易附說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二

朱子卦變圖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皆易中自然之道足發前聖所未發惟於彖辭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以卦變釋之似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六十四卦體也筮用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俾筮者得以觀變而玩占辭因卦象而繫非因既筮之後觀變而始著也卽以卦變論之如乾之一爻變者變在初爻爲姤在二爻爲同人三爲履履遞而上至於六爻皆變次第井然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本義釋泰否咸恆蠱等卦不專取卦變於卦變多以或辭疑之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澤南久從征討無書可讀以下筮爲軍中所需攜本義一冊自隨因攻潯陽未下時從披覽以驗時事之消息竊意易之爲易有交易有變易陰陽交而卦畫成陰陽變而筮法立彖辭彖傳之往

來上下皆以明交易之義似於變易無涉爰存管見附於本義之下以備一說軍務允難此心莫靜未知於畫卦作易之指有當否也錄而存之以俟正於世之君子

讀孟子御記

問誠淫邪遁之詞甚爲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不消急要去辨別他底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正之道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權衡既設輕重不可得而淆繩墨既立曲直不可得而混孔孟程朱之說既明佛老陸王不可得而蔽欲知言者詎可不窮理哉

仁義禮智具足於心故隨其所感則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心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羅山

三

見然有從一條路上發者有一時並發者亦有連類而發者看他是甚麼事來卽有甚麼心應之如見孺子入井此惻隱之心發也設見有人推孺子入井必怒其人之不仁此是羞惡之心知其人之不仁是是非之心不忍孺子之死是惻隱之心霎時開此心盡爲流露皆有不待安排者此理各足於中故也

告子論性諸說後世言性之失者皆不出其窠曰杞柳性惡之說也湍水揚子性善惡混之說也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之說也性無善無不善蘇氏胡氏之說也經孟子辨明其謬說猶紛紛不息者以孟子未言氣質之性無以解諸子之惑故也至宋儒發明氣質之性孟子性善之旨已瞭然矣而陽明復竊其無善無不善之說以張宗旨謂心之體無善無惡如其所言則是人之爲善於性無所與爲惡於性無所損矣佛氏曰不思善

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之言固釋氏之邪說亦告子之眞派也

良心者仁義之心也旦晝之所怙亡怙亡此良心也夜氣之所存存此良心也人之良心雖放本然之性亦時流露於日用之間不至盡絕到夜閒休息其氣漸清理亦漸明所以平旦之氣其好惡猶得人心之同然是必其日間存得些子夜閒才存得這些子若其旦晝所爲純是一片私欲本然之良斷喪殆盡雖夢寐之中猶是七顛八倒使盡機械早辰才開眼物欲遂交集於前平旦之好惡亦與人相去遠矣理寓於氣之中有是氣卽能存得此理夜氣足以存之旦晝之氣亦足以存之苟能於旦晝所爲一一準乎天理順乎人情不敢稍有縱肆則此日用之間便莫不存得此理在何待夜氣而始存至徒恃夜氣以存之其入之心已不堪問矣至夜氣不足以存名雖爲人心實禽獸惜哉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羅山

四

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氣稟之各異也氣有清有濁斯人有智愚也有純有雜斯人有賢否也有強有弱斯人有勇怯也故上哲之資清而純下愚之資濁而雜其中人則毗陰毗陽或靜或躁之不同氣稟拘于生初物欲蔽于後起斯人之才遂至于千變萬殊而不可紀極然而物與人分明暗也聖與凡分通塞也暗者不可使之明塞者猶可使之通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爲所囿者變化之道是在乎人爲也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

立一身之主宰而提萬事之綱者其維心乎心也者理之與也

事物未至理具于心事物既至心卽運此理以應之其靜也動之理所由存其動也靜之理所由發視也聽也言也動也皆心之所統攝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皆心之所因應也彝倫攸斁本心以喪也仁民也愛物也皆心之所運用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心有所不忍也心之爲物靈變不測出入無定時也因應無定在也放而縱之茫然莫知其所至也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也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動靜交修內外夾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嗟嗟心與迹非判然爲二者也存其心所以爲應事之本者也敬其事所以安其心也徇于物欲而不返者邪也憂其力之所不能思其智之所不及者妄也屏見聞絕思慮以求其心之不動桎梏其心者也去日用棄人倫直心放則仁失心存則仁存求其放心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五

者卽求仁也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無一非所以求放心卽無一非所以求仁格致所以窮此仁也誠正修所以體此仁也齊治平所以推此仁也一言語無非仁之所在慎言卽求以存仁一舉動無非仁之所在謹行卽所以存仁是故人欲求仁不可不從事於學問學問充則仁可得而全學問不充則仁不可得而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後人誤會此旨遂謂人不必講學讀書只要存得本心吾不知學問之功不深此心何由而存幾何而不流於異端哉

人極衍義

人身一天地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吾形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氣其天之覆幬乎骨肉其地之持載乎聲音風雷之鼓盪乎

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髮草木之榮滋乎經絡山川之條理乎呼吸晝夜之循環乎寐興寒暑之往來乎老幼死生元會之遞降乎曰仁曰禮元亨之通乎曰義曰知利貞之復乎天地一大人也人一小天地也心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其量固未嘗或隘也蓋天地人同一太極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極也分之殊也其分殊其理一分之有合之無間也由是觀之太極之在天地遠而難明者也太極之在吾身近而易見者也明乎吾身之太極天地之太極不外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言養心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六

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爲則必隨時而損益禹湯文武卽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盡行者道無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經濟矣必曰先王之法度盡不可行于今日先王之法必違乎天理拂乎人情而後不可行也苟其爲天理之自然與乎人情之同然又何不可行之有哉安石以管商之術行官禮之事新法驟行禍延天下匪惟不知先王之道亦不知先王之法者也懲其失者遂謂古制必不可復因噎而廢食耳陸子曰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爲之必以其漸而不可驟耳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遺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天能生民天自能養民也宇宙之物力足供萬民之取給以天下之粒養天下之民固未有見其不足者後世豪民罔有功德

競其豐富勢敵王侯貧者皆天之所生至求一立錐之地而不可得富日益富貧日益貧匪天之于人有偏君不能制產故也井不必盡畫也卽今之地勢可限也水不必盡溝洫也卽今之陂池可漸也宅不必盡五畝也卽今之廬舍可居也惟正其經界定其多寡計民之數而授之則天下之貧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子之貧富不均父母不忍也民之貧富不均天地亦不豫也法雖創于先王道則準之天地師其意而行之庶斯民盡有所歸耳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西銘講義序

西銘言仁之體也義已見於其中程子以理一分殊贊之其理無餘蘊矣朱子懼後人之難知也爲之作解義使天下學者知句句有箇理一分殊在然而世之能遠悟其旨者亦鮮已西夏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七

澤南爲諸生講西銘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作講義示之每句始言一家之父母兄弟繼乃推到天地民物因其分之立者以明其理之本一又繪一圖上下推布於理一之中分之森然者益明以附於朱子解義之後爲初學設也夫西銘之理一不難知也分殊難知分殊不難知也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之道難知然而豈知之而遂已哉人稟二五之精以生理卽從而賦之天地萬物皆吾一體雖其中親疏殊情貴賤異等而其天理之流行實未嘗有一毫之稍閒如一身然冠則以之尊其首服則以之章其身艸屨以之塞其耳履舄以之重其足隨形付物各有所當而疾痛癢要皆息息之相關其氣稍有不貫則手足痿痺爲之不仁有不可閒隔故也是以古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向使於分殊之處

一毫有所未善則此一理之渾然者遂有所虧而莫周義之不盡又何以爲仁之至哉西銘所以言仁者至矣所以言義者亦明矣讀是書者必卽其理一分殊之旨知之明復處之當俾吾之所得諸天地之塞天地之帥者爲不失則亦庶乎其克肖矣程子曰充得盡時聖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小學韻語敘

余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惟語句長短參差不齊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思欲有以便於讀而不得余因爲之撮其大要輯爲韻語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令其隨讀隨解諸生樂其誦之易也方欲鍍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絃誦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八

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尙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爲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亂有不難削平者非徒恃乎征戰已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之謂耳諸生軍務倥傯之餘尤日取此編相爲參訂恐因亂而失也付於攻木氏余因有感於當世之務復慨乎其言之

姚江學辨

陽明先生曰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祇得如此說若見得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也

孟子言性善後世論性者紛紛不一至宋儒分言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道始大明于天下蓋人性皆善因平義理之同然其心有善惡之不同者氣質各殊故也雖曰天命之理不離乎氣之中要之理自理氣自氣質有不相蒙者陽明曰性卽氣氣卽性又曰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是告子生之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九

謂性矣佛氏之作用是性矣烏足與言性哉嘗讀孟子之書雖未明言氣質之性而其言性與氣者亦多矣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皓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夜氣卽仁義豈人之違禽獸不遠者無仁義亦無夜氣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其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而行之也道義卽氣何以謂之配乎王予之居移氣卽爲移理何以不如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孟施舍之守氣卽爲守理何以不如曾子之守約乎是一是二固不待辨而明矣且也理卽是氣則血氣未定卽爲理之未定血氣方剛卽爲理之方剛血氣既衰卽爲理之既衰君子之戒色戒鬪戒得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已陽明不然宋儒之分言氣質以爲理卽是氣獨不思乎孔孟之言理與氣早已判然也哉且夫

理至一者也氣不一者也氣運有古今道不以古今而殊也風氣有南北理不以南北而異也氣數有壽夭窮通理不以壽夭窮通而增減也氣稟有智愚賢否理不以智愚賢否而加損也果如陽明之言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其稟氣之清者故其理亦善也能虎之狀豺狼之聲其稟氣之惡者卽其理之惡也中人之性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亦其理之有善有惡也凡天下之人有躁氣有暴氣有乖氣有戾氣有惰慢之氣囂張之氣邪靡之氣嚙殺之氣皆不得謂之爲非理匪特主持風氣挽回氣運與自立乎氣數之學可以不必卽變化氣質之功亦可以不用矣尙得成其爲人乎哉夫學陽明之學者無論矣明儒之中亦有力詆陽明爲禪爲佛者而於理氣合一之說終不敢以爲非抑亦未之思耶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十

陽明曰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卽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

明道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卽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卽所謂恆照者也

爾那一點良知自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祇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亡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原是人人自有底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人要知道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
眞箇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
學者費卻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意眞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卻
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之道至此已是十分說得
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辛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
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
之者日眾有言先生之學益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
言先生自南郡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
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郡以前尙有些子鄉愿底意在我
今信得這良知眞是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
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上

良知二字本之孟子易病耶曰非良知二字之病陽明所言
之良知有病也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
之爲人有心有性有情仁義性也愛敬情也知愛知敬者心
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即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爲心心之
爲物虛靈不昧性之具于其中者能燭照而不差事物之來
心即運此理以應之能知者氣之靈也所知者心之理也孟
子言良知隨明之曰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又曰親親仁也敬
長義也欲人卽此知之自然者以見仁義爲吾性之固有非
謂良知卽天理也四子之書言知者多矣曰知德曰知道曰
知禮曰知止曰知性知天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性此指理

而言也未有以知爲理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卽本體蓋誤
認氣爲理矣誤認心爲性矣孟子之言豈如是哉且也人稟
二五之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故其心之所知有或廣或狹
之各異稟氣之最清者知之所及自能徹始徹終其次則其
氣不能極清故其知不能極明人無不知愛其親也愛中之
條理孰能悉周人無不知敬其兄也敬中之儀節豈能盡照
知愛知敬者天性之同然有不能盡知者氣稟之有限也試
卽天下之人觀之事有知其大綱而不能知其細微者矣有
知其一偏而不知其全量者矣且有語以一理多方導之而
不能悟者矣投以一事竟日思之而不能會者矣彼其心豈
無良知哉特以資自所蔽而不能遽知耳孟子言知言知性
言博學詳說皆示人以學問之道蓋必有學而後可以充其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上

知固未嘗以此良知遽欲人廢學也陽明則謂人人有此良
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且謂至誠之聰明睿知是人人皆有
底誠如是天下皆聖人矣天下皆生知矣孔子曰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言甚謬矣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其言不足信矣何以古今來昏昧者若此其多聖
人若此其少乎捐棄學問徒恃良知孟子之言又豈如是哉
然則陽明之於良知何津津言之不置耶曰陽明之學佛氏
之學也陽明之良知卽佛氏之本覺佛者覺也覺有始覺有
本覺本覺者常住不動眞性如如者也始覺者由悟而入者
也佛經多言慧言智曰眞識曰善知識曰藏識海曰平等智
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識宅皆指其本體
而言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故以慧智言本體也陽明奉此邪

說自以爲絕大神通曰良知卽天理卽本體眞性如如之本覺也曰覺得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都是消融由悟而入之始覺也達摩不立言語文字卽心卽佛陽明掃除學問主良知以立教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抑亦悖叛孟子之道而入達摩之室乎顏子沒而聖學亡孟子之學久爲良知家所鄙棄不過借此二字以遮蓋佛氏頭面已耳故曰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所言之良知也陽明自南郡以來始以致良知爲宗旨前此猶未溺於此乎曰陽明自幼卽篤信二氏特未於孔孟書中得此二字以爲改頭換面之具故屢費辭說而猶不能明其意及其辭之既窮又不能遁入舊說此陽明自謂有鄉愿底意思也及此二字入手遂不難舉孔孟程朱之旨盡納之佛氏矣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家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上有障礙聖人祇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大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貌聲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地障礙聖人祇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未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良知的障礙

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見聖人下一截陽明日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聖人大中至

正之道徹上徹下直是一截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理至虛也而有至實者存理至無也而有至有者在故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天地得此理有以成其爲地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日月風雷山川民物人稟天地之精英以生性之具於其中者爲最明蘊之爲五常之德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施之爲視聽言動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由是而贊化育參天地莫不因此理之自然者爲之綱維於其間分雖殊理實一也是故聖人者順此實之理以達其用于天下民彝物則所以常存于宇宙也仙佛者滅此眞實之理而陷溺于虛空日用倫常所以盡去之而不顧也今其言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

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是實以聖賢之眞實而爲佛老之空虛也誠如是是必掃天下之至實而盡歸之于虛滅天下之至有而盡歸之于無矣卽令不盡掃之盡滅之而之所以視此至實至有者皆爲外鑠而不出于性之本然矣匪特口耳鼻舌身意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可以棄之而不顧卽天之運地之載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峙民物之蕃生皆歸夢幻而適見其多事矣充陽明之說是不至毀滅天地消融民物而不已也豈其然哉夫仙家說長生佛家說脫離生死苦海此固背叛天理以自私自利者也然莊子外形骸一死生養生之說已爲其所不屑言佛家以阿羅漢獨了死生爲下乘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爲上乘則超免輪迴猶佛說之最低者卽教仙家不

言長生佛家不言脫離生死苦海其所以爲教者與聖人之道同乎異乎舍其虛無之大罪徒責其長生輪迴之私利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耳至謂儒者之教與仙家長生久視誘人入道佛家之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徹上徹下原自一貫是不僅聖人之道無異于佛老之虛無而其所以自私自利者亦與之無別矣言之不經亦至此極哉陽明自幼酷好二氏十七歲入鐵柱宮見有道者叩之得聞養生之術後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因論最上乘乃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三十七歲居龍場驛中夜悟大學格物之旨始謂大學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五十歲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自謂千聖相傳一點骨血聖賢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蓋其浸淫于二氏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五

者深矣人苟不深格致之功確見聖道之所在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曰乎問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性情須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早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至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直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能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決然以聖人爲人可到

程子九條言格物之功罔不切於身心此條謂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以矜博洽也特以一草一木各有至理取之必有其道用之必有其節亦不可不審察耳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仁民之心重且長愛物之心輕且短非不欲重且長也物與我既同生而弗類則其愛之之勢亦有不能偏及者其格物也亦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道窮之必極其精究之必盡其量而於草木鳥獸亦惟察其所以取之用之之道而已蓋其所以格之者卽格我所以愛之之方不格其理則必有不得其宜者矣使謂草木鳥獸不必致察則孔子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不亦無所裨益也哉若夫亭前竹子之說不過陽明設言以嘲格致之學者耳彼將格生竹子之道乎萬物稟天地之氣以生形形色色莫非孕此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六

二五之精不必獨卽竹子格之也其格竹子之用乎則彰明較著不勞如此之審案也以智慧之陽明七日尙不解竹子之道陽明何若是之愚乎以不學而知之良知七日尙不解竹子之理良知何若是之昏乎以不肯格物之陽明于日用倫常不肯稍爲窮究于一竹子竟格至七日而成病又何舍其所當格而格其所不必格者乎此嬉笑怒罵之言實未嘗有其事耳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闕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語謎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春秋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相沿世儒之說未

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某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欲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與乎滅天理底事又安肯詳以示人長亂導奸也

詩非孔子之舊本矣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矣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蓋淫佚之詞世俗所喜傳於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七

春秋一書聖人曰二百四十年行事筆則筆削則削以定其事之是非而垂萬世之法戒而其事之源委自必觀傳而後明聖人非厭魯史舊文詳載奸亂之事故削之以杜其禍也欲人知某事爲可法某事爲可戒筆之削之以寓其褒貶也陽明謂已書弑君書伐國何必更問其弑君伐國之詳一切縱欲滅理之事聖人必不肯詳以示人以長亂而導奸誠如所論則春秋之詞雖簡亦既明書其弑君矣明書其伐國矣豈遂不足以長亂而導奸乎是聖人必掃滅古今之惡事使天下之人耳不得而聞口不得而言而後可以正一世之心又何必明書其惡以示天下萬世乎哉詩之爲義朱子論之特詳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二語可以括三百篇之大旨而發思無邪之蘊陽明謂孔子

所定三百篇皆是雅樂鄭衛之詩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不知太史探詩以觀民風欲以觀民風之邪正也使徒採其詩之善者而去其惡者民風亦無由而觀矣詩可以觀以觀其得失也使有勸而無懲學者亦何由而觀之聖人之放鄭聲也不令其聲奏之於郊廟朝會以其能溺人聽也而不刪其詩者欲以見風俗之邪正使人知有所戒也又何疑其爲世儒之附會以足三百之數哉詩與春秋二經聖人所以善惡並存者原以昭古今之法戒使謂詩之淫亂者必刪去而不可存則春秋之弑君伐國聖人亦不必筆之於書矣陽明之學喜簡而厭繁春秋經聖人之筆削則不敢議遂謂傳可以不存詩有鄭衛之風遂謂是後儒之附會總之欲人措其心於語言文字之外不復窮經以致用耳豈有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六

他哉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心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以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原是與人體一體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雪雷雨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人之與物同稟此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稟此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五穀可以養人藥石可以治病以同此氣故也然其理雖一而其氣則有靈明頑蠢之不同故物之與人有絕不相通者夫飛禽走獸有血氣斯有知覺也草木則無知覺矣巖谷之花自開自落不以無人看而寂然不以有人看而感通陽明謂未看花時花與人心同歸於寂至看花時花色便明白起來果何從見其明白乎草木猶有生機者也瓦礫則無生機矣頑質蠢魄冥然罔覺碎之則痛瘞無關存之亦情意胥絕陽明謂草木瓦石之良知卽是人之良知果何從見瓦石之有良知乎蓋陽明之學本之釋氏其以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用真心中物也巖花開落與心無關則花在心外矣不得不曲

言花色一時明白也以良知爲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覺爲性也草木瓦石無良知則天下有性外之物矣不得不言草木瓦石之有良知也不知性屬乎理知屬乎氣氣既不同靈頑各別花色卽不明白固無害於此氣此理之同草木瓦石雖無知亦無害於此氣此理之一陽明矜言萬物一體實不明乎萬物一體之道故其言遂如是之牽強耳大珠和尚曰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還能應用彼以般若法身在黃花翠竹之外蓋亦不知此氣此理之同故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誠哉是言也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故智善揣摩人情無一息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窺見得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

古今樂言良知者莫陽明若也古今來之誣良知者亦莫陽明若也良知者本乎天理之自然而出者也仁也自能知其爲仁義也自能知其爲義斯謂之良知機械變詐不循乎理之當然良知之賊也古之人性道精明義理昭著陰謀詭譎概不敢用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詐與不信亦自能先覺之能充其良知之量故也張儀蘇秦妾婦之道也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妾婦中之慧而黠者也三代而還正學不行事變之來人多師其故智以僥倖成功是以禮義日見其喪亡人心日見其偷薄其所以錮蔽此良知者甚非淺鮮陽明於儀秦之智稱之爲聖人之資稱之爲窺見良知妙用亦何其相賞之甚耶蓋陽明以虛爲性不肯講求義理惟憑此心良知矜爲妙用自闔自關自舒自卷自以爲絕大神通是以

於儀秦之故智不禁津津樂道之孰知其所以揣摩人情者正所以戕賊其天理哉宸濠之變陽明之功鉅矣爲國擒賊其志可謂忠矣嘗考其成功之由陽明聞濠反恐其徑趨兩京僞爲兩廣提督軍門火牌云率狼達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濠見檄果疑未發又欲離濠之將士也作賊心腹李仕實劉養正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僞狀濠偵獲之是以疑養正而不信其謀大功之成皆因用反間之力濠聞而多疑故無一不中肯綮耳除逆勦賊此固忠勇之舉無可議者而其作用則儀秦之故智也嗚呼陽明其亦善用權術者與

答羅整菴先生書曰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

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氏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下於今日之尊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吶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嚆嚆之中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蹙額疾首以為憂此其非狂病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矣

古今之深詆朱子者莫如王陽明一人也人皆謂其致良知之說與朱子格物致知異而不知其所以與朱子異者不僅在格物致知也夫不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何獨於朱子之格致詆之如是之深耶曰凡朱子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已言者也古聖賢已言之則不敢直詆之格物致知大學缺其傳朱子獨補其亡故遂以為亂聖賢之旨而悖大學之道不遺餘力以詆之也然則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又何在

與曰其本體異也其大用異也體用之異可得而辨與曰朱子以性為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為無善無惡也朱子以性為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為性吾心之靈覺即天理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為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為心之表德也此本體之所以異也若夫善念之發朱子以為率性陽明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惡朱子以為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陽明則謂心之本體本無一物著意去好善惡惡又是多了這分意思也萬事萬物朱子以其理皆具於心日用倫常各有當然之則陽明則以事物為外來之感應與心體無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為揣摩測度於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異也蓋惟性善則實實則萬事無不實故必下學上達而後能優入乎聖域此格物致知所以為明

善之要也性無善則虛虛則萬事無不虛故一悟本體即是工夫此即物窮理陽明所以視之為外也兩家意旨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勢有不可兩立者向使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所以言全體大用者無不同則所以不同者雖偏而其所以同者尚不失為聖賢之道孰知南轅北轍其相懸殊已至於此哉嗟乎古之佛老猶在吾儒之外也後世之佛老則在吾儒之中以其陽儒而陰釋也昔之陽儒陰釋猶以佛老之理隱託乎聖賢之道也今之陽儒陰釋則直以聖賢之道折入於佛老之中是故孔孟之言不敢直詆之也則創為一說以解之謂孔孟之道即吾之道也朱子之言可以直詆之也斥朱為洪水而不惜毀朱為猛獸而不顧以己之詆朱比孟子之闢楊闢墨而不慙以朱子之道非

孔孟之道所以異於吾之道也無如當時崇尚朱子者多也當時之推尊朱子者至也一日舉而闢之無以杜天下之口乃錄其言之與已相似者著爲朱子晚年定論謂朱子悟後之論實與吾道相脗合今觀其書有於全文中摘錄其一段而首尾之異已者去之矣有朱子中年之書指爲晚年者矣夫不知其晚年而誤以爲晚年可也觀其答整菴曰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未考是又明知其非晚年之書誣之以欺人也嗟乎陽明欲以此欺當時耶當年已不可欺矣欲以此欺後世耶朱子之書具在又安得爲其所欺哉夫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傳也孔孟之精微非朱子無以發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掃功利排佛老摧陷肅清義精仁熟此功直在萬世也孔子之聖不以無人議而有加朱子之道不以有人言而或損乃欲以佛老之虛寂毀聖賢之功修曾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五

文集

性理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即得太極之理以成性孟子曰性善斯誠足以開斯民之愚蒙啟萬世之聾瞶者也但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於金於水於土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告子言性惟因其氣質之不同而不

能溯其大原孟子明辨乎天命之初以揭其本然之理特未指言乎氣質故終無以祛斯人之惑有朱程氏出始以天命之性兼言乎氣質之性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子稱程子闡性之功爲最大焉雖然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爲和平之人也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則爲剛健之人也自古至今其得氣之極清而爲聖人者少其得氣之極濁而爲下愚者亦少其餘奮其力皆可以爲聖賢縱其欲皆可以爲庸昏蓋從容中道者渾然太極也修身體道者復反此太極也困知勉行百倍其功以至於明至於強者仍不失此太極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言也特人自不爲之耳丹朱商均氣質固自不美又不肯用力於道雖有其父亦無可如何向使自深其克復之功未必不可以任天下之重桀紂昏庸詬病萬世苟能充其聰明才辯之資以求道當不至於如此如水之在河昏濁已極汲而澄之可以使清也珠之在泥光輝已掩出而滌之可以使明也人不能言致其力而反謂其性之不善其爲自暴自棄亦已甚矣聖學不明人性日失牛山之木徒供伐牧可勝惜哉

清儒案卷一百七十 羅山

五

道德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一理之不具於心者道之體也率其性之本然發之於日用事物之間者道之用也大禹之治河也鑿龍門疏底柱淪孟津循其自然之迹以輸其水於海更千餘年天下無水之患至漢黃河決水失故道潰浸盈溢之禍迄今終不可救人之於道也亦然苟得其道以之齊家國育萬物參天